

生活热情

闲读二题

□孙南郁

我卧读有年，对一位作家的一部书，读遍数最多的是巴金的《随想录》。初读此书是在1982年春天，由滕县图书馆借来，仅是第一集。1986年12月，《随想录》五集本由人文社出版，每集封四有言：“文艺界人士认为这是一部‘力透纸背、情透纸背、热透纸背’的‘讲真话的大书’，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……”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，再读《随想录》也是必然的了。

卧读

又是夏时，又逢连阴雨季。晨雨连宵，忽降忽歇，持续有日，难得有这样清闲的好时候，那就高卧读书。说“高卧”未免有点自高，然而就我来说，闲卧听雨读书，确是一大乐事，算来得享此乐已不少于五十年了。

今年春末夏初家乡大旱，夏至过后雨来，一雨再雨，终于进入连阴雨季。这之前，我已想到在这个雨季应该卧读什么书，首选的是巴金《随想录》。

回想一下，我这些年读书除了在学校之外，在家多是卧读。初尝此乐，是在读高中阶段学校放假的时候。1973年春天，我到公社“五七中学”读高中，学校每月发给一元钱的助学金，扣除水电费后，还剩几角钱。每天的饭菜有在家背来的煎饼、咸菜，学杂费问父母要，这几角助学金的钱就成了我买书的专用资金。学校近处的公社驻地供销社门市部设有售书专柜，人文社无注释鲁迅著作单行本正在发行，只要鲁迅的再版新书摆上柜台，我就用这钱把它买到手。

学校放假期间，农村的学生为挣工分要到田间参加生产队劳动。只有连阴雨天，才能在家休息。村民戏言这是老天爷给农民“放假”，说“下雨别下大，沥沥拉拉促着下”，巴望着多下几天雨，好好地歇歇。每逢此时，我卧床呼呼大睡之后，便是持书卧读，读的就是鲁迅单行本。劳苦

中的一丝欣喜，最能令人铭心难忘。那是多么难得的时刻啊！听雨卧读，其乐难以言表。直到参加工作、再到退休之后，每逢雨天、雨季，只要在家，我总是开窗把卷在床听雨读书，既为求得新感觉，也是重温旧时听雨卧读之乐。

鲁迅在《病后杂谈》说养病卧读：“像这样的时候，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……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，正襟危坐，有严肃的态度。假使你躺着看，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，不多工夫，就两臂酸麻，只好叹一口气，将它放下。所以，我在叹气之后，就去寻线装书。”早年，我对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并没有什么感觉，也是那时家里唯一的“洋装书”精装本，是父亲使用的1958年商务版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，没有“大砖头”似的书；线装书倒是有几册，是我伯父读私塾时留下的，我读起来颇费力，也就不想多翻。没经过“大砖头”之重，也就感觉不到卧读鲁迅单行本轻便的好处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买书多了，“大砖头”、精装书、平装书、线装书都有，大都在晚间睡觉前卧读，多看的是32开本精装或平装书。60岁前，卧读这些书并没有感到拿放吃力。近几年就不同了，卧读选书休息精装16开本，就是32开500页码以上的书，我也多是敬而远之。此时，我才想到鲁迅先生关于卧读选书的那段话，实在是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的无奈之

言。由此又想到，当年“夜读丛书”“五角丛书”的编者，为购买力、卧读等不同读者群考虑的敬业精神，真是值得赞扬。

我卧读有年，对一位作家的一部书，读遍数最多的是巴金的《随想录》。初读此书是在1982年春天，由滕县图书馆借来，仅是第一集。1986年12月，《随想录》五集本由人文社出版，每集封四有言：“文艺界人士认为这是一部‘力透纸背、情透纸背、热透纸背’的‘讲真话的大书’，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……”第二年3月份，我买到此书，至今卧读全书不少于五遍。为什么我对这部书一读再读，因为我被巴金先生在文坛复出后，敢于“讲真话”“剖析自己”的精神所感动，我要以读此书不断地激励、检查自己。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，再读《随想录》也是必然的了。

这次读过《随想录》我心未静，于书网觅购得一部2014年人文社五集精装珍藏本《随想录》，扉页有一枚蓝色印章“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”。真是可喜啊！这当是我晚年卧读的又一种佳品了。

一读三得

今年秋热有点长，已是白露时节、夏数九尽了，三伏余热仍发虎威。乡谚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“立秋三场雨，麻褂、扇子高搁起”。说来家乡立秋后亦有几场雨落

下，只是来去匆匆，未能达到人们盼雨除热送凉的意愿。我这退休闲居之人，除每日必读的功课外，独处读闲书时仍是光膀赤背，而且还要电扇子助阵。天热无雨，人无奈天何；你只热不雨，我则看《雨天的书》乐在“雨”中，这并非与天作对，乃是求得“人定”方能“胜天”之意吧。

《雨天的书》，作者知堂，初版于1925年，近些年有几家出版社再版。书中有篇《“大人之危害”及其他》，写于1924年5月，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之事。在文章第一段，看到“精神文明”四字，它使我一惊，原来这四字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！我一直以为此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新词呢。倘若考试此词的出处，我岂不得零分？可见读书甚少，所知不多，随时都可能出现笑话。想到此处，不免再求其甚解，这词最初是谁提出的呢？

于是在网络查寻，找到了，“精神文明”的最初提出者是梁启超先生。1899年12月，他用“哀时客”笔名在《清议报》发表《国民十大元气论》（一名《文明之精神》），说：“文明者，有形质焉，有精神焉；求形质之文明易，求精神之文明难。”我虽知道时下“网络得来”的东西有些不可轻信，然而这是网转正规纸质媒体引用的话，是可以相信的。如此算来“精神文明”自最初提出至现今，时间已过去两个花甲子了。孔子说“朝闻道，夕死可也”。我已

到望七之年，始得知“精神文明”出处，岂不乐哉！

再接着看前文，又有一事使我一惊。文中说：“我重复地说过，我是不懂泰戈尔的（说也见笑，虽然买过他的几部书），所以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。我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，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，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，虽然其志可嘉，却也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。”原来当年泰戈尔访华，曾有“神经过敏”的“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”。

我早就知道泰戈尔曾经访华的事，一是在鲁迅的文章中，二是在蔡元培同鲁迅与泰戈尔的合影、徐志摩同林徽因等人与泰戈尔的合影照片上。原以为这位名震世界的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，一定会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，哪知道事实并非如此。今年恰是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，我有幸通过这篇文章得以了解当年的一些事情，岂不乐哉！

我在家读书，多是随便翻看。今因天热思雨，故借有“雨”之书冲热，果然乐从中来，一读而“三得”：得知“精神文明”出处，得知“神经过敏”之事，得以忘热。

陶渊明有言“开卷有得”，此“得”与孔子“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”的教人养生之言有所不同，因前有“开卷”二字在，少、壮、老年皆可“有得”，而且是“得”不厌多，多多益善。

心路烛光

师恩情深一甲子

□王亚

心，教诲之恩，令我终生难忘，受益无穷。时常浮现于眼前。六十年的师恩，如明灯照亮我，时光匆匆，恩师离去已一年，然其音容笑貌，仍



一年前，三弟瑞光来电告知恩师仙逝的噩耗，我不禁悲从中来，潸然泪下。时光匆匆，恩师离去已一年，然其音容笑貌，仍时常浮现于眼前。六十年的师恩，如明灯照亮我心，教诲之恩，令我终生难忘，受益无穷。

回溯到1963年，我踏入枣庄三中八年级一班，恩师刘静文先生担任书法课教师。彼时，学习资源匮乏，学习用具亦极为简陋。当恩师将亲自书写的字帖发放到每位同学手中时，众人皆眼前一亮，欣喜不已。那时的我们，懵懂不知“颜体”为何，恩师则从其基本笔画“点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折、钩”起，以深入浅出之法讲解示范。恩师言语和蔼，知识渊博，其讲解如春风化雨，令同学们心生敬爱，皆倾心于书法课，作业亦完成得认真工整。

我曾将字帖呈予父亲，父亲见之，告知我他与恩师曾是峰县师范同校同学，且相熟已久，嘱我务必用心向恩师学习，并代他问好。我如实转达，恩师闻之甚喜，此后常耐心指导我书法作业，还特意为我书写一幅字帖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王亚书”。我珍之若宝，悉心保存至今。然岁月蹉跎，我终未完成恩师所布置作业，荒废书法，有负恩师厚望，此乃我一生之憾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历经劳动、求学、工作，直至退休。六十载光阴，恩师以德育人、为人师表之高尚品德，传道授业解惑之大家风范，如影随形，深刻影响我成长之路。我铭记恩师教诲，以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为修身准则，以“少而好学，如日出之阳；壮而好学，如日中之光；老而好学，如秉烛之明”为座右铭，笃志前行，学无止境。

恩师退休后，于滕州市老年大学书法班任教，亦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。数年间，成功举办山亭、滕州、枣庄三地书法展，其书法造诣与品德修养，赢得各界赞誉。至恩师九十高龄，人书俱老，德艺双馨，其书法自成一格，尽显艺术之美，备受书法界与社会各界尊崇和赞美。

一甲子岁月如梭，师生情赓续如新。2023年，枣庄三中八年级一班同学入校六十周年，筹备联谊会之际，筹备组同学前往滕州春秋阁恩师家中。恩师见我们，喜形于色，与我们畅叙往昔校园时光，分享六十年来师生各自经历与感悟。恩师言及退休生活，家庭和睦，子孙孝顺，与人为善，心境平和，又有学生敬仰、师友关怀，实乃幸福美满。后再探望恩师时，恩师已备好横幅“枣庄三中初中八年级一班同学聚会志贺”，百字之中，饱含对学生之深情厚谊与殷切期许，令我们激动万分，感动不已。奈何新冠疫情肆虐，考虑恩师年事已高，未敢邀其参加聚会，此为我对恩师又一愧疚之事。

恩师虽已离去，然其精神常伴我身。恩师常言“知足常乐”“事到知足心为泰，人到无求品自高”。我心怀感恩，感恩父母养育之恩，感恩母校恩师教诲之情，感恩党和人民培育之义。

深深怀念恩师刘静文先生！愿恩师在天之灵安息。

蝴蝶

□呼庆法

你把斑斓的羽翼
在阳光下打开
以翩翩起舞的姿态
在花香里留恋徘徊
季节因为你的生动而明艳
花朵因为你的依恋而光彩

在你轻盈的起落里
我看到了花朵的微笑
也看到了花朵的骄傲
欣赏或被欣赏
都是宁静岁月中
不可期遇的美好

冬至饺子

□魏有花

农家的炊烟
在寒风中袅袅升起
热腾腾的饺子
是冬至最温馨的符号

面粉与水的舞蹈
揉合成农家的日子
擀面杖下
是岁月的流转
一张张面皮
承载着家的期盼

馅料是乡情的浓缩
白菜与猪肉
交织着自然的香气
每一口
都是对土地深深的眷恋

饺子在沸水中翻滚
捞起，是团圆的期盼
蘸上醋与蒜泥
那记忆里的味道
是乡愁的牵绊

冬至饺子
那是家的呼唤
在这个最长的夜里
温暖彼此的心房



寒江老船 孔祥秋 摄

热眼观世

余温

□石泽丰

房子是有温度的，从它有人居住的那一刻开始。对此，我从没有怀疑。因为我早就听父亲说过，农村里的每件东西，自从有主人与它相守之后，它就会保持着一定的温度。

房子是有温度的，从它有人居住的那一刻开始。对此，我从没有怀疑。因为我早就听父亲说过，农村里的每件东西，自从有主人与它相守之后，它就会保持着一定的温度。说这话，是父亲第一次送我去异地上学的时候，他与我站在屋后的山包上，看着近百户人家屋顶上升起的炊烟，心情沉重地将沉沉的背包递给我。

这个叫作石家大屋的村落，近百户人家聚居在一起，一排一排地排成了七排，从高到低，顺着水流的走向。若爬上屋后山包的那棵大树向南一望，那些“人”字形的黑色小瓦屋顶尽收眼底。也许是经常爬上树去瞭望的缘故吧，那时十岁的我，就能准确地分辨出每家每户的屋顶。早晨、正午和黄昏，炊烟准时升起，先是哪位老奶奶猛然意识到了：“哦，烧饭的时间到了。”她起身，走到灶前，点燃一把引火的茅草，塞进灶膛，接着又塞进一个柴把，炊烟就像从画师手中泼出去的墨，瞬间沿着烟囱升腾起来。随后，整个村庄炊烟袅袅，充满着柴火的香味，带着人间的温暖。

那时，全村的房子都是用土砖砌的。几代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有的三世同堂，有的四世同堂。即使偶尔有骂声，有怨气，满屋子也充满着亲情。生活的轨道上，为了这个家，谁不是相互努力共同添砖加瓦？所以几十年来，家家香火旺盛。

不知不觉间，年幼的孩子们长大了，中年人一天天走向衰老，这是时间的刀痕。当年，坐在饭桌前读书的孩子，有的顺利地考上了高中，要在离家几十里的学校寄宿。从此，在这个家

中，他像客人一般，只有在周末或假日才有空回来。对这个家而言，平时少了一个人一起用餐，少了一个人的脚步和呼吸，房屋能感觉得到，只是它不言语，把某种不舍纳入怀中。

聚与散是感情的话题，时代飞速发展，十几年后，二十几年后，村子里的那群毛孩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升学的升学，出去奔波的奔波。房屋开始寂寞起来，还有村里的老人。唯有等到过年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归来，村庄才能恢复以前的热闹。父母把老房子扫了一遍又一遍，是为了迎接新年，也是为了迎接远方归来的儿女。村里的旺开伯伯也不例外，他的儿子小龙在江南一座小城工作，除了过年，平日很少回去。记得有一年，小龙携着妻子抱着年幼的女儿回家过年时，他拎着装有衣物的大包小包，走在田埂小路上。这时，我父亲正在田垄的吃水沟里挑水，看见了，连忙把水桶放在一边，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，将扁担两头系着的桶钩勾起小龙的行李。父亲挑着行李，挑得扁担忽闪忽闪地，他依次经过三华、先应、强龙、先松、先林家的门口，逢人就说：“小龙回来了！”小龙跟在我父亲的后面的，见人就递烟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

那时，旺开伯伯夫妇都七十多岁。他们见儿子回来，喜出望外。小龙进屋，仿佛感觉到房子里少了点什么，思来想去，无解。北风从瓦缝里漏下来，他抬起头，才意识到所少的，正是老屋特有的一种温度。他打量着曾经朝夕相处的那三间老房子，儿时的记忆瞬间涌来。这就是家，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牵挂，小龙知道，老房子也知道，彼此都

没说，放在各自的心间。

往后的岁月，村里许多孩子都步小龙的后尘，离开了自己生活的房屋，离开了村庄，走进陌生的城市。有的工作于相对安稳的单位，有的则在漂泊和闯荡。相同之处，他们在外很少关注老家的房子，任凭风雨将它磨损。也许是出去后，他们带走了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留存在房屋里的温暖，带走了父母为他们烧的那一份饭菜。村里剩下的那些年迈的长者，有的不再一日三餐都炊烟了，饭食简单，日子平淡。房屋目睹着此情此景，心温下降。当父母连自理都很艰难的时候，这生活的通道里，作为游子，回乡探亲那一颗心，恐怕比寒冬里的老房子还要冰冷。

上次与光子一起到一个叫作石门膏的古村落去玩，我走到一户门前时，双腿如灌了铅似的，难以迈动。那两扇腐烂了的木门，被一把生锈的锁紧锁着，我的心不由得悲凉起来。我想，至少这房屋的主人好长时间没有回来过，或是生活在这房子里的老人去世之后，他的子女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老屋清冷地立在那里，石灰粉过的墙壁剥落。我立刻想到我老家的房子，想到房子里父亲生前用过的物件，比如那尾木犁，比如那根扁担，这一切，自从父亲走以后，十多年没有哪个再用过，它们静静地待在房子的一角，失去了往日的温度。那房子，目前，我年迈的母亲独守着，如果等到哪一天，我母亲也离开了人世，我家的老房子，定会失去它固有的温度，以冰凉的状态进入人们的视线，进入我乡路难归的心里。

梅周·文学